

L
U

X
U
N
Z

A
W
E
N



且

且介亭 杂文

鲁迅杂文集

今
雜

亭
文

且介亭雜文

文 雜 亭 介 且
集 二 文 雜 亭 介 且
編 末 文 雜 亭 介 且

角 六 價 實
分 五 角 六 價 實
分 五 角 五 價 實

且介亭雜文

一九三七年七月初版

實 價 六 角

著 作 者

魯 迅

印 行 者

上 海 三 閒 書 屋

總 代 售

內 山 書 店

上 海 臨 高 塔 路 十 一 號

不 許 翻 印

序言

近幾年來，所謂『雜文』的產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擊。例如自稱『詩人』邵洵美，前『第三種人』施蟄存和杜衡即蘇汝，還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學生林希雋之流，就都和雜文有切骨之讎，給了種種罪狀的。然而沒有效，作者多起來，讀者也多起來了。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類，都有類可歸，如果編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體，各種都夾在一處，于是成了『雜』。分類有益于揣摩文章，編

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現在新作的古人年譜的流行，即證明着已經有許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況且現在是多麼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潛心于他的鴻篇鉅製，爲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很好的，但爲現在抗爭，卻也正是爲現在和未來的戰鬥的作者，因爲失掉了現在，也就沒有了未來。

戰鬥一定有傾向。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敵，其實他們所憎惡的是內容，雖然披了文藝的法衣，裏面却包藏着『死之說教者』，和生存不能兩立。

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裏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着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

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着一個地攤，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幾個瓦碟，但也希望，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于他的用處的東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記于上海之且介亭。

目錄

一九三四年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三
答國際文學社問	一六
『草鞋腳』小引	一八
論『舊形式的採用』	二〇
連環圖畫瑣談	二六
儒術	二九
『看圖識字』	三六

拿來主義	四〇
隔膜	四五
『木刻紀程』小引	五一
難行和不信	五四
買『小學大全』記	五七
章素園墓記	六七
憶章素園君	六八
憶劉半農君	七九
答曹聚仁先生信	八四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八九
門外文談	九五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一三一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一三五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一三九
『以眼還眼』·····	一四二
說『面子』·····	一五〇
運命·····	一五五
險譚臆測·····	一五九
隨便翻翻·····	一六三
拿破崙與隋那·····	一七〇
答『戲』週刊編者信·····	一七二
寄『戲』週刊編者信·····	一八〇
中國文壇上的鬼魅·····	一八三
關於新文字·····	一九五

病後雜談	一九八
病後雜談之餘	二一九
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	二四三
『集外集』序	二四五
阿金	二五〇
論俗人應避雅人	二五八
附記	二六三

且介亭雜文集

一九三四年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

一 關於中國的火

希臘人所用的火，聽說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從天上偷來的，但中國的却和牠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發見——或者該說是發明罷。因為並非偷兒，所以拴在山上，給老鵬去啄的災難是免掉了，然而也沒有普洛美修斯那樣的被傳揚，被崇拜。

中國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隨意放火的莫名其妙

的東西。

自從燧人氏發見，或者發明了火以來，能夠很有味的喫火鍋，點起燈來，夜裏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罷，同時也開始了火災，故意點上火，燒掉那有巢氏所發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現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該被忘却的。即使傷了食，這回是屬於神農氏的領域了，所以那神農氏，至今還被人們所記得。至于火災，雖然不知道那發明家究竟是什麼人，但祖師總歸是有的，于是沒有法，只好漫稱之曰火神，而獻以敬畏。看他的畫像，是紅面孔，紅鬚鬚，不過祭祀的時候，却須避去一切紅色的東西，而代之以綠色。他大約像西班牙的牛一樣，一看見紅色，便會亢奮起來，做出一種可怕的行動的。

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國，這樣的惡神還很多。

然而，在人世間，倒似乎因了他們而熱鬧。賽會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沒有。倘有火災，則被災的和鄰近的沒有被災的人們，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謝之意。被災還要來表感謝之意，雖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據說是第二回還會燒，所以還是感謝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對于火神，就是對于人，有時也一樣的這麼辦，我想，大約也是禮儀的一種罷。

其實，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燒飯來，却也許更有趣。外國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國，則無論查檢怎樣的歷史，總尋不出燒飯和點燈的人們的列傳來。在社會上，即使怎樣的善于燒飯，善于點燈，也毫沒有成爲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一燒書，至今還儼然做着名人，至于引爲希特拉燒書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開電燈，烤麪包罷，那麼，要在歷史上尋一點先例，恐怕可就難了。但

是，幸而那樣的事，是不會哄動一世的。

燒掉房子的事，據宋人的筆記說，是開始于蒙古人的。因為他們住着帳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然而，這是誑話。蒙古人中，懂得漢文的很少，所以不來更正的。其實，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項羽在，一燒阿房宮，便天下聞名，至今還會在戲臺上出現，連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燒以前的阿房宮裏每天點燈的人們，又有誰知道他們的名姓呢？

現在是爆裂彈呀，燒夷彈呀之類的東西已經做出，加以飛機也很進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麼，那人也就更加受尊敬，從遠處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樣，而那火光，便令人以為是光明。

二 關於中國的王道

在前年，曾經拜讀過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給支那及支那國民的信」。只記得那裏面說，周漢都有着侵略者的資質。而支那人都謳歌他，歡迎他了。連對於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謳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國家之力，保護民生之實。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對於支那人的執迷不悟之點，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滿洲出版的雜誌上，是被譯載了的，但因爲未曾輸入中國，所以像是回信的東西，至今一篇也沒有見。只在去年的上海報上所載的胡適博士的談話裏，有的說，「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卽澈底停止侵略，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不消說，那不過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覺得好像是對於那信的答覆。